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四

士之孝

事長順

易隨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臣按疏官為執掌之職官有渝變未離於隨是𢾾調而未遷擢也然而官長則非其舊矣故戒以從正則吉隨之為義雖主順從然甚患其有私暱也

不立異也不苟同也事長之道得而公家之事亦蔑有不濟矣故曰有功

六三隨有求得利居貞

臣按四大臣當任而三係之係之為隨嬿近邪媚之術有求必得殆於上下相比居貞為利明不以詭為順也

書立政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臣按自官長以至於旅下士轉相副貳而以亞旅

二字括之王臣止於旅矣旅以理衆事為義周禮於其長則云帥其屬於其屬有不順其長者乎蒙上庶常吉士是此之旅下士亦吉士也雖下士亦各以其官長之號貫之有事之之道也故吴氏謂立政一書戒成王以任賢用才而其旨意則又在專擇百官有司之長任自擇其屬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

詩大雅卷阿篇名其七章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

于天子

八章曰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臣按此詩以鳳凰飛而來衆鳥喻得大賢而致羣士大賢所在羣士慕而從之故濟濟然衆多也在位之君子既大賢矣又率化羣士羣士維其所命使上以奉職盡力以愛其君下以清靜安養以愛其民此羣士之維其命使者順也此詩言媚天子媚庶人而問命戒其側媚者愛君愛民是媚之正

媢其官長因是以諂佞其君故為側也

周禮天官冢宰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

鄭康成注曰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自太宰至旅下士轉相副貳皆王臣也

賈公彦疏曰此經陳官有尊卑多少轉相副貳之事也凡官尊者少卑者多以其卑者宜勞尊者宜逸是

以下士稱旅以其理衆事故特言旅也

大宰之職陳其殷

鄭康成注曰殷衆也謂衆士也

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

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臣按五官皆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冬官雖亡從可推也異者惟夏官上士為輿司馬中士為行司馬秋官上士為鄉士以八人分主六鄉之獄而已冢宰總衆職居一書之首故鄭氏孔氏於此發明轉相副貳尊卑多少勞逸之義以例其餘夫轉相副貳則亦遞相長也非獨

卿大夫為士之長而已倍八人者即以八人為長倍十六人者即以十六人為長總以人數多少殊尊卑異勞逸也尊卑殊而勞逸異而順在其中矣此謂施法於官府而陳其殷也其諸侯之國各立三卿三卿下各立五大夫各陳士九人三九二十七此則施典於邦國而陳其殷也其王之公卿六命賜官及王之子弟食采邑者皆得立兩卿五大夫其下亦有二十七士此則施之於都鄙而陳其

殷也邦國建牧都鄙建長雖各自置其臣以大一統尊天王之義臨之亦不過轉相副貳則遞相長而已其三百六十之屬冬官不可考治官惟大府下大夫司會中大夫内宰下大夫酒人漿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冪人内司服縫人奄及女奚也閽人刑人墨者使守門也寺人奄人也内豎未冠之童豎也九嬪世婦女御婦官也女祝女史女奴也内小臣則奄而士者也其餘則皆士也敎官則鄉

老公鄉大夫卿州長中大夫黨正下大夫師氏中
大夫保氏下大夫自胥師至司稽皆司市之所辟
除也舂人饎人槀人奄女奚也其餘皆士也禮官
惟冢人下大夫墓大夫下大夫大司樂中大夫樂
師下大夫大師下大夫大卜下大夫大祝下大夫
大史下大夫内史中大夫下大夫巾車下大夫其
大師則瞽而賢智者為大夫也守祧奄女奚也世
婦之官卿大夫士與女府女史奚同居並奄人也

内宗外宗内外女之有爵者也其餘皆士也政官射人下大夫司士下大夫諸子下大夫虎賁氏下大夫大僕下大夫司甲下大夫司弓矢下大夫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大馭中大夫戎僕中大夫齊僕下大夫校人中大夫職方氏中大夫下大夫家司馬家臣其餘皆士也刑官大行人中大夫小行人下大夫及罪隷以下五者之隷各百有二十人其餘則皆士也凡官首皆長也故士以大夫為

長士亦以士為長而其閒有一官而為衆官之長者有一官各自為長者故曰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也或從其長或得專達以有六官為之大長也其六屬之中又立之長者宮正宮中官之長膳夫食官之長甸師主共野物官之長醫師衆醫之長酒正酒官之長大府為王治藏之長司會計官之長內宰宮中官之長典婦功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內司服主宮中裁縫官之長此治官六十之

以長稱者也載師者閭師縣師遺人均人官之長師氏者保氏司諫司救官之長司市市官之長廛人者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此敎官六十之以長稱者也大司樂樂官之長大卜卜筮官之長大祝祝官之長司筮筮官之長大史史官之長巾車車官之長此禮官六十之以長稱者也大僕以下至御僕别職同官而大僕爲其長司甲者兵戈盾官之長司弓矢弓弩矢箙官之長大馭馭之最尊羣

僕之長校人馬官之長職方氏主四方官之長此政官六十之以長稱者也敘官鄭注獨刑官六十屬無以長稱者而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四官者别職同官而共府史胥徒則大行人亦其長凡言長者必叙所長之衆官于其後而其各自為長者亦以其職事先後連類敘之夫以大宰統攝衆職則為三百六十屬之長退師其屬則六卿各自為六十屬之長此其大都也而六十屬之中有羣

官之長其各為一官者雖不立長而當官行事各有主守是亦長也以至於居則比有比長隣有隣長行師則伍有伍長長之為道極於大宰而窮於隣比伍而通於一人之身夫至於五家而下則一家之中人自有其兄長也已故有長乎長者而未有莫為之長者也經曰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得經之說而推之周禮之叙官也亦所以昭其順也

地官司徒師氏三行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臣按師亦長也長亦長也國子皆當仕者也其始仕皆士也既曰友行以尊賢良而又曰順行以事師長者尊賢良是進德脩業之事事師長是居官任職之事也

儀禮士相見禮第三

鄭康成注曰以職位相親始承贄相見之禮

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取其耿介夏用腒備臭腐左頭頭陽也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所紹介之姓名以命稱述主人之意命某

見

賈公彥疏曰謂新升為士者欲見舊為士者謂久無紹介中間之人達彼此之意雖願見無由得與主人通達相見也

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為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為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

吾子稱贄敢辭贄

鄭康成注曰辭其贄爲其太崇也

賔對曰某不以贄不敢見

鄭康成注曰見於尊敬而無贄嫌太簡

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賔對曰某也不依於贄不敢見固以請

鄭康成注曰言依於贄謙自畀也

臣按士與士職位不殊然新升爲士與舊爲士者

則亦有長之道存焉猶今之同官而有前後輩之別也故必須紹介以通姓名又必執贄以將其厚意是故凡卑於尊曰見今士與士敵而曰見謙敬之辭也所以致其順也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

鄭康成注曰終辭其贄以將不親答也凡不答而受其贄惟君於臣耳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

送再拜尊賓

凡侍坐於君子卿大夫及國中賢者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

臣按此士見於大夫之禮又侍坐於卿大夫之法亦事長順之一端也葢有卿大夫而致仕居鄉者又有有大德行而不仕者鄉射禮所謂鄉先生君子者也士之事之一視其在事卿大夫達尊故也

聘禮篇名習享士執庭實

鄭康成注曰士士介也庭實必執之者皮則有攝張之節

士為紹擯也紹繼

上介受賓幣從者士介訝受焉

禮請受賓辭

鄭康成注曰禮請受者一請受而聽之也賓為之辭

士介賤不敢以言通於主君

上介特面

鄭康成注曰特面者異於主君對覿君時衆介從而入士介不從而入也君尊衆介始覿不自別也上賓則衆介皆從之

衆介北面蹌焉

賈公彦疏曰此謂賔行聘衆介從入門左北面曲禮曰大夫濟濟士蹌蹌

臣按士卑惟得作介從卿大夫出向他國其每事諮稟且有成命至於周旋揖讓之際聘禮所載名

位不同禮亦異數士之所以自謙退者非直為儀而已又非直循分而已凡官長於其屬自以職事相承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也介介於其賓為時雖暫而亦自以職事相承也敢不順哉

春秋左傳其士競於教

臣按此楚子囊之稱晉悼公者也職勞競力以奉卿大夫之命順也卿讓於善大夫不失守此為賢卿大夫矣宜順其教者也其後三駕而楚不敢與

之爭非直卿大夫之力而士之用命者然也

漢兒寛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為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寛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擬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為寛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寛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寛與語乃竒其材以為掾上寛所作奏即時

得可異曰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寛上曰吾固聞之乆矣湯由是向學以寛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寛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

臣按兒寛之未擢為中大夫也蓋乆矣夫以廷尉御史府之掾屬事張湯也湯未知寛則視畜數年而未嘗憾於湯之不罯己及武帝既善寛奏湯由

是向學遂舉用寛推賢揚善之美宜歸於湯而寛之在府得順長之義矣

貢禹為河南令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

臣按禹後官至御史大夫其為人以明經潔行著聞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其言雖未盡行于時如令民七歲乃出口賦及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減省建章甘泉及諸侯王廟衛卒多見施用卓然

為漢名臣者也乃其為令一免冠謝遂以去官豈其好陵其上哉葢云以職事見責則必有不得於府官者矣為令而不能得於其府官也雖欲勉思職事將安得乎欲委蛇以善事上官又不可也則惟有去而後可故事長之道順固順也不苟同亦順也在不失己而已矣

孫寶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儲偫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

署寶主簿寶徒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例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徒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

臣按孫寶之不詘於授教而詘於為簿蓋以義為去就者也忠官長也寶其屬也署之簿則斯簿矣能無順乎欲令授經而不知有來學無往教寧自劾去耳此與越石父請絕晏子同意

吳良為郡議曹掾歲旦與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為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

辟之署爲西曹甚相愛敬上疏薦良顯宗以爲議郎

郅惲建武三年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楊州

俊素聞惲名乃禮請之上爲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乃

誓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厄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

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惲諫俊曰

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

獲天地之應尅商如林之旅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

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

謝天改政則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俊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久之太守歐陽歙請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歙教曰西部督郵繇音徭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户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觵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

内員朋黨搆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歙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奉觥

臣按吴良之諫太守勿舉觴郅惲之舉觴屬太守此皆以逆為順者也夫阿意詭隨以事其長上非所望于士君子也則良惲之敬其長也莫大焉易

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惲之誓衆而諫佽者知用師

哉知用師哉

劉茂建武二年為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衆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盂縣盂縣在并州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為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趨山臣為賊所圍命如緜髮茂負臣踰城出保盂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

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宜蒙表擢以厲義士詔書即徵茂拜議郎

臣按茂義士也茂傳附載漁陽太守張顯兵馬掾嚴授死戰主簿衛福以身蔽顯并見殺及太原小吏所姓也前漢有所忠輔向賊叩頭求哀願以身代縣令賊以矛刺輔貫心洞背死二事葢孫福以其屬吏而生衛福所輔為其官長而死其節俱為可尚也又有彭修者守吳令與太守俱出討賊以身障扞

太守為流矢所中死自有傳

廉范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恠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耶語遂絶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奉喪至南陽葬畢乃去

臣按叔度西迎父喪却故吏之資送見愛親卷中能守經也變姓名代獄卒周旋府主患難之際能行權也范史曰權也者反常者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豈知夫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公羊傳之言不能無弊乎觀叔度之固辭資送可以必其不負太守鄧融矣經所以言移孝移敬也

周章初仕郡為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

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行春豈可越儀私交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絶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舉孝廉

臣按竇憲勢去禍萌而太守乏見微之識此周章所以絶鞅而諫也經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太守有其一矣所以幸免於罪也章智

且勇以成其順不亦善乎

鍾離意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内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内且闊畧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内時冬寒徒病不能行意輙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巳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

所舉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

臣按酒禮之受亭長細過太守輙欲案考未為知治也意封還符記引春秋先内後外之義誠以正人必先責己苛察有傷大體也送徒河内移縣製衣仁人用心得蒙嘉嘆雖舉者與有榮焉郡守司徒亦何幸而有是屬也夫使奉記考案但事推驗無所建白承詔送徒惟加督促漫無隱恤此於公事固已無誤也而為之長者安賴有若屬乎故君

子之所謂順者敬也非從之者也

何敞性公正自以趣舍不合時務每請召常稱疾不應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待以殊禮敞論議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為祥瑞敞通經傳能為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縁政而生不可不察由安懼紀具反然不敢荅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為虛敞奏記由宜先正己以率

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由不能用時齊殤王子都鄉侯暢奔弔國憂時章帝崩上書未報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於城門屯衛之中而主名不立敞又說由曰宗室肺府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音的討捕蹤迹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故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司徒司空也以敞在太尉府為故事三公不與賊盜上縱姦慝莫以為咎敞不勝所

見請獨奏案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主知盜賊之曹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京師稱其正也

臣按何敞奏記由安抗言災異深惟職典推求姦慝其為公府掾屬既以正直有聞及其冠法冠立柱下彈射糾察甘心彊詖葢以其所以事夫長者事其君也

朱穆初舉孝廉順帝末江淮盜賊羣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海內奇士若以為

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地勢親重望有心扶持王室因推災異以勸戒冀

臣按穆勸冀親忠正絶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為人主置師傅侍講與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真儒者之言矣其後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復奏記諫冀不納而縱放日滋穆又奏

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也范氏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毁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絶交之論臣觀其奏記切直至於再三庶幾夫上交不諂者也蔡邕以穆為貞而孤也不其然乎

陳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寵舊習家業少為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

掾屬專尚交游以不肯視事為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為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為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寵為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為法

臣按明習家業不忝祖矣其所平決厭服衆心又為科條比類以防因緣其仁恕亦大似咸也其後歷二郡三卿卒為司空于公高門于兹益信矣寵

之勤心物務其視諸掾屬之尚交游不視事者為官長者將奚擇焉可謂順也巳矣

王渙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巳帝大悅渙由此顯名

臣按渙盡職于所事而陳寵風聲大行寵歸美其下而渙名由此顯其上下之間相與有成應經義

矣

李恂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

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為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命而送

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持喪三年

陳禪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為邦内所畏察孝廉州辟治

中從事時刺史為人所上受納臧賂禪嘗傳考謂捕逮而考之

也無他所齎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笞掠無筭五毒

畢加禪神意自若詞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騭

聞其名而辟焉

橋元梁國睢陽人也少為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猶領也陳從事窮案其姦景壯其意署而遣之元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贓罪昌素為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為馳檄救之景承旨召元元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元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陽左尉時梁不疑為河南尹元以公事當詣府受對恥為所辱棄官還鄉里

陳寔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為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為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為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嘆服之家貧復為郡西門亭長尋掌功曹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

是鄉論恠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縣名）傳舍倫與衆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强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太息由是天下服其德

朱儁為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本縣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儁為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為州所奏

罪應棄市乃贏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刋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

臣按此數人者皆過乎中庸者也雖陳仲弓之以德報怨為君引慝此亦有意立名者乎後世為官長之視其屬其恩禮既已薄矣其屬吏之視官長也路人焉已或官長且如束濕薪也則寇仇焉已之數者之高義又曷可少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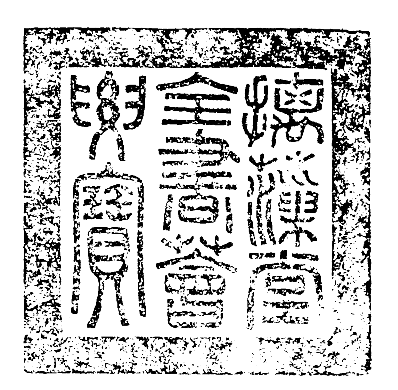
繆彤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名為決曹史湛病卒官彤送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他郡彤獨留不去為起墳冢乃潛穿井旁以為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闗西咸稱傳之

戴就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贓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于錢塘縣獄考掠

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耶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宜申冤毒柰何誣枉忠良强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

臣按彤就二子之節亦李恂陳禪數子之儔也范史引孔子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之語以為獨行篇發端有以也夫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四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沈心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五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八十一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五

士之孝

事長順

魏王脩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為主簿守高密令豪彊懾服舉孝廉脩讓邴原融不聽時天下亂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守膠東

令融每有難脩雖歸休在家無不至融常頼脩以免袁譚在青州辟脩為治中從事袁紹又辟脩為即墨令後復為譚别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軍敗脩率吏民往救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别駕也譚復欲攻尚脩諫曰兄弟左右手也譬如人將鬬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請救於太祖太祖既破兾州譚又叛太祖遂引軍攻譚于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

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觀脩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

臣按魏武之破南皮也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嘆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遷魏郡太守魏國既建為大司農郎中令從奉常蓋脩官至九卿矣嚴才反脩聞變徒步

赴宫門相國孫謂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斯其竭誠盡力於主簿功曹從事別駕之時所執之義然也使袁譚能聽脩諫親睦兄弟以禦四方者安在其速亡哉脩之純孝足以感動里閭見愛親卷中而忠言至計不能弭袁氏骨肉之隙君子謂譚尚殆非人也

邴原朱虚人少以操尚稱太祖辟為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蒼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










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原守典訓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止原別傳曰原金玉其行為郡所名署功曹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原為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嘆之後恚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為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

恩愛未有在其前者也而今欲殺之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直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

人而可以為戲者哉融無以荅

臣按君子哉原也其欲止融之妄殺則陳說詩易論語之義正色抗言其拒魏祖蒼舒合葬之非禮則以守訓典而不易自處其篤於經術遠過鄭康成之博物洽聞矣其高遠清白頤志澹泊似不復為世用也不然以根矩之名德安得不公輔哉臣願事長者以根矩之拒曹公抗北海為法也

邢顒河間人太祖辟為兾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

堂邢子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
顒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勿問也太祖諸子高選官屬
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遂以為平原侯
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
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少秉高節寧靜澹泊言少
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
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近習不肖禮賢
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

小

臣按邢顒見太祖法令嚴明足平禍亂歸誠委質屬有先覺其為故將喪棄官一節太祖之深嘉而亟予之者也家丞之選下令稱其法度淵深以是故矣守正不阿無愧秋實庶子能諫又豈春華哉順長之義邢劉同貫矣

高堂隆少為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為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劒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

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怫驚起止之

臣按習鑿齒稱高堂隆君侈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社稷正辭動於昏主明戒驗於身後謇諤足以勵物德音沒而彌彰本傳評其志存匡君因變陳戒此隆明帝以後致位卿大夫愛君憂國之懇誠也督郵於太守名君臣實長屬惡無禮於其長而按劒叱責毋乃為已甚哉方之以對弟名凡有

不拂然起者非恭弟也隆可謂以敬兄之道敬官長矣

蜀杜微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為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丞相領益州牧好簡舊德以微為主簿微固辭轝而致之既至自乞老病求歸丞相又與書荅曰曹丕簒弒自立為帝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恠君未有以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求去乎

其敬微如此

臣按杜微劉璋故吏閉門不出意葢有在也不然以諸葛丞相之尊賢下士尚不足與相助為理乎以疾去官不與於難固辭主簿亦一致之節也志評其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伯夷四皓之槩知微哉

吳虞翻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絰詣府門勸朗避策朗不能

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門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行矣

臣按翻周旋王朗於患難之間不敢顧其私朗遣乃還長屬之誼為已盡也翻既歸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書謂翻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勿謂孫策作郡吏相待也翻事孫氏多所匡諫卒以抗直不容雖在從棄心不亡國要其順長之

節著於事朗　臣　故獨有取焉

陸績吳郡人也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共語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遥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

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以直道見憚

臣　按裴注謝承書云績父康字季寧少惇孝悌勤

脩操行太守季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屍
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歷三郡太守所在
稱治康之惇禮故君送喪持服於順長之義無愧
焉績名父之子為掾以直道見憚鬱林作守屬有
兵事用違其器不復永年斯其自謂遭命之不幸
抑亦直道難容也雖然績可謂善學康者也
晉韋忠辭張華之辟人問其故忠曰茂先華而不實裴
頠欲而無厭棄典禮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耶

太守陳楚迫為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義士也舍之

臣按韋忠之不應司空之辟恐餘波之見及其受身者亦至哉功曹之仕由於迫耳然而長屬之分既定則以身捍蔽太守又何不受其死也忠篤孝之士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其後卒為劉聰討叛羌矢盡不屈節死晉史在忠義傳臣獨取其冒刃

救楚之事以為功曹之能事太守云

唐李栖筠初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肅宗駐靈武發安西兵時栖筠為安西節度行軍司馬料精卒七千赴難擢殿中侍御史李峴為大夫以三司按羣臣陷賊者表栖筠為詳理判官推原其人所以脅汙者輕重以情悉心助峴故峴愛恕之譽一日出呂諲崔器上

臣按栖筠以抗元載不及相新書贊為骨鯁忠臣

其少則莊重寡言不妄交遊以王佐才見稱於其族人華士亦多向慕之李峴以太守而與主簿敦布衣之契其器重栖筠亦已至矣及栖筠為侍御而峴又為長官用是悉心相助成峴愛恕之譽豈不順哉

韓愈擢進士第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

臣按愈在貞元元和之際進諫陳謀內懷至忠攘斥釋老矯拂媮末為文章引聖籍明道統其事君之大節不以困踣而回易所守此非獨宣武武寧二幕府可盡者也臣獨錄此二府之事以入事長順條者士固未有始即為貴仕者長屬之義所不可辭苟行不早立事無成識其後舉無足觀古者四十而仕五十始為大夫正以是也文公集有董公行狀葢逆知夫人心易動軍旅多虞故董公之

薨三日斂既斂而行行之四日汴州亂使董公之喪先事而出者亦必公之畫策也集又有上張僕射兩書其一為不能隨行逐隊晨入夜出其一諫僕射擊毬者也史所謂鯁言無忌殆謂此類

馮宿貞元中擢進士第徐州張建封表掌書記建封卒子愔為軍中脅主留事李師古將乘喪復故地愔大懼於是王武俊擁兵覬釁宿以書說曰張公與公為兄弟天下莫不知今張公不幸幼兒為亂兵所脅内則誠欵

隔絕外則彊寇侵逼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不忘舊勲赦惛罪使束身自歸則公有靖亂之功繼絕之德矣武俊悅即以表聞遂授惛晉後宿不樂佐惛更從浙東賈全觀察府

臣按宿投書武俊保全張惛其所以報建封者不為不厚矣知其不足與共事而去從他府非其私暱固可以見幾而作也

宋畢仲衍以蔭為陽翟主簿張昇縣人也方鎮許請於

朝欲興鄉校旣具材計工又聽民自以其力輸助邑子
馬宏以口舌橫里閭謾謂諸豪曰張公興學而縣令乃
因以取諸民由十百而至千萬未已也君將不堪誠捐
百金予我我能止役豪倚其能予百金宏卽詣府宣言
縣令盡私為學之費又將賦於民昇果疑焉勑縣且止
又揭其事於道令欲上疏辯仲衍曰無益也不如取宏
治之不辯自直矣會攝縣事卽逮捕驗治五日得其姦
言於昇流宏鄧州一縣相賀給事中張問居里中謂仲

衍曰諺云鋤一惡長十善君之謂也

仲游與仲衍同第調壽邱柘城主簿羅山令環慶轉運司幹辦公事從高遵裕西征運期廹遽陜西八十縣餽輓之夫三十萬一旦悉集轉運使范純粹李察度受其賦而給之食必曠會僚屬議皆不知所為以諉仲游仲游集諸縣吏令先効金帛緡錢之最戒勿啟鐍共簿其名數以為質預飾具斛量數千洞撤倉庾牆壁使贏糧者至其所入自𣂺槩輸其半而以半自給不終朝霍然

而散翊日大軍遂行純粹察嘆且謝曰非君幾敗吾事

臣按仲游仲衍文簡公士安之曾孫也真宗常稱士安事朕南府東宫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之風士安嘗謂人曰僕仕官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爾君子哉宜其後人之賢也二子之材識足以取濟于臨事為長官所倚賴可不謂之順乎於是乎繩其武而復其始其功名可勝道哉葢其後漸通顯矣猶未竟其用云

薛奎為隰州軍事推官州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博者適至血偶涴衣邏卒捕送州考訊誣伏奎獨疑之白州緩其獄後果得殺人者徙儀州推官嘗部丁夫運糧至鹽州會久雨粟麥漬腐奎白轉運盧之翰請縱民還州而償所失之翰怒欲劾奏之奎徐曰用兵久人疲轉餉今幸民食有餘安用此陳腐以困民哉之翰意解凡民所失悉奏除之

臣按奎在隰州則緩州民之冤獄而使州無失入

在鹽州則請縱還轉餉之民回轉運之聽蓋其中心之懇惻巽以出之而非執已見以格人操褊心以陵物也其見信從於長上宜矣

王疇以父蔭補將作監主簿中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翰林學士宋祁提舉諸司庫務薦疇勾當公事時有官同提舉者疇辭於中書曰翰林先進疇恐不得事也然以朝士夫而為閹人指使疇實恥之

臣按史論王疇介特數建忠謀當仁宗時先後與

政僅能寡過保有禄位者視疇遠不逮也觀其辭於中書不欲為閹人指使者巽而直矣古之士非徒擇君抑且擇長為其分已定則事之之道無復可避就也

孫甫少好學日誦數千言慕孫何為古文章初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再舉進士及第為華州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杜衍辟為永興軍司録凡吏職纎末皆倚辦甫甫

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衍聞之不復以小事屬甫衍與
讌語甫必引經以對言天下賢俊歷評其才性所長衍
曰吾辟屬官得益友諸生亦多從甫學問

臣按甫馳騁言路以文學方正為宋名臣觀其在
杜衍幕府不失已不援上衍稱為益友其長屬相
成之義不亦善乎

陳襄知河陽縣始教民種稻富弼為郡守一見即禮遇
之襄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或譏之於弼謂其誘邑

子以資過客殆疑焉人勸毁學舍以塞謗不聽久之殆以諭襄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往矣公苟有慼志何名知已益教説不少懈殆由是愈益奇之及入相薦為

秘閣校理

臣按史言襄涖官所至必務興學校平居存心以講求民間利病為急在河陽適富殆為守誠哉知已讒言之興不塞自白長屬之相須得此為鮮矣

錢顗初為寧海軍節度推官守孫沔用威嚴為治屬吏

奔走聽命顗當官而行無所容撓遇不可必爭之由是獨見器重

臣按顗之當官而行爭其不可始可謂之順也彼奔走聽命者於是乎有愧矣

鄭俠治平中隨父官江寧閉戶苦學王安石稱奬之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安石居政府凡所施行民間不以為便光有疑獄俠讞議傳奏安石悉如其請俠感為知已思欲盡忠秩滿徑入都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

中式者趨京官安石欲使以是進俠以未嘗習法辭三往見之問以所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復見但以書言法之為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安石雖不悅猶使其子雱來語以試法方置脩經局又欲辟為檢討更命其客黎東美諭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為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

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

臣按史論俠以區區小官雖未信而諫能以片言悟主殃民之法幾於一舉而空之功雖不成而此心亦足以白於天下葢其忤安石復忤惠卿幾至于死而一話一言未嘗忘君人皆知俠之忠矣而其始之感知已欲盡其區區之心數以書言又因東美論列所以盡心於安石者意誠厚哉知其必

不可諫而後乃繪圖入告也相君負監門監門不負相君矣𤼵熙寧時有陳舜俞樂京劉蒙俱以縣令抗部使者不奉新法坐廢黜亦士之不為畏威懷祿者也

蘇頌第進士歷宿州觀察推官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賦稅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丁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刻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為法凡民有

忿爭頌喻以鄉里宜相親善若以小忿而失懽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民往往謝去或半途思其言而止時監司王鼎王綽楊紘於部吏少許可及覿頌設施則曰非吾所及也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脩委以政曰子容頌字處事精密一經閱覽則脩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眞所謂不可得而親踈者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為侍從宰相所以設施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

日必為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故頌後歷政略似衍云

臣按頌德量勝人相業著于元祐方其為小官則見器重於監司留守故相期之以公輔也夫惟所設施者足以致此耳不然而善事上官依阿先達有識者方鄙棄之又焉得為順也

馬默知須城縣縣為鄆治所鄆吏犯法不可捕默趨府取而杖之客次闔府皆驚曹佾守鄆心不善也默亦不為屈後守張方平素倨掾屬來前多閉目不與語見默

白事忽開目熟視久之盡行其言自是委以事治平中方平還翰林薦為監察御史裏行

臣按默可謂真能順長哉曰不敢為身謀所以報也不為不知已者屈而顧肯為知已少貶其故乎

臣慮夫世之以從之者為順也於默深有取焉

陳瓘為越州判官蔡卞察其賢每加禮而瓘測知其心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檄攝通判明州卞素敬道人張懷素謂非世間人時且來越卞留瓘少須

之瓘不肯止曰子不語恠力亂神斯近恠矣州牧既信重民將從風而靡不識之末為不幸也

任伯雨為清江主簿郡守檄使涖公庫嘆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此職何為至哉拒不受

臣按史論稱陳瓘任伯雨剛正不撓抗迹疏遠立朝寡援而能力發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羣奸之罪無少畏忌瓘初為下屬且為所禮卒能自遠伯雨之拒郡守不涖公庫其矯矯風節已見為主簿時

故君子莫重乎其始進也

張九成遊京師從楊時學權貴託人致幣曰肯從吾遊當薦之館閣九成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為貴遊客耶紹興二年對策直言擢寘首選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中興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為得喪回屈不能為也授鎮軍僉判吏不能欺民冒鹺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宗臣曰此事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屢下恤刑之詔公不體聖意而覬望宰相耶

宗臣恕九成即投檄歸從學者日衆出其門者多為聞人

臣按史論稱九成對策忠義凛然今考策中有云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母妻子之樂陛下為天子冬不得温夏不得凊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於心可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亦可以為頳封人之錫類矣臣獨取其謝權貴忤提刑二事以入於事長之條葢守己勿失當官而行乃謂

之順順者順其理非順其勢位也

陳俊卿登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汪藻走視之諸掾屬方飲某所俊卿與卒亦假之行於是例以後至被詰俊卿唯唯推謝已而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為無過時公方盛怒其忍幸自解重人之罪乎藻嘆服以為不可及

臣按俊卿為同僚受過卒為藻所嘆服此長者之

事其後為普安郡王府教授講經輙寓規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王即大位是為孝宗蓋其為府僚宮僚則能順而其斥姦黨明公道以佐孝宗又非他相可及也

趙方知青陽縣告其守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

臣按方以縣令而能以此言告其守使守能用其

言則方之撫字教化之德意非獨被於一邑而有并蒙其福者矣史論方少從張栻學許國之忠應變之畧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夫為吏能愛民為將能恤兵為屬吏能正已納規於上官為將相能獎拔人才於下位固無異道也

呂午授烏程主簿郡守致之幕下事一決於午守張忠恕丞相浚之孫薦午尤力時忠恕之母就養躬至簿廳迎午二親入郡與午皆衣綵衣奉觴上壽邦人榮之調

當塗縣丞守吳柔勝謂午有操守俾其子潛定交焉會司理攝蕪湖縣廬州遣兩兵會公事司理遂以廬兵奪縣民為言柔勝怒悉寘獄屬午問之謂廬州有公牘不可謂奪民柔勝愈怒再以屬午明日午入謁柔勝先令左右問若何午執前說柔勝益加怒謂我不忍廬兵奪吾百姓不出迎午午坐客位不退不食柔勝勉為出怒不息欲黥二兵午徐曰廬州初無公牘則可有則縣不為處置而反罪廬兵恐不可久之卒從午請

臣按吕午自為丞簿固已風采凛然其每為長官所延薦或屈已以從午而益厚遇之張公推奉母之心以及於午之親宜邦人以為榮也其後以不容於史嵩之以中奉大夫閒居一紀卒

周惇頤字茂叔以舅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惇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康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惇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

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任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
逵悟因得免移彬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
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惇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
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辯分寧
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
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為恥歷合州判官
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
於譖曰臨之甚威惇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

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

臣按惇頤得孔孟之本源為程朱之宗統其語言行事固不當僅求之吏治者也然其歷事長官不援不抗卒使悍者氣降彊者心折非盛德之所感烏能若是乎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於兹可見惇頤精義致用之學時措之皆宜而太極通書為非空言也

李之才初為衛州獲嘉主簿權共城令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别近郊雍謫安陸丞之才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才晚

臣按邵雍之易劉羲叟之歷法皆受之於之才者也大器難識安于卑位使之經世務不知其果何如其於范雍處暄涼之變乃見士節矣取之以附於順長之條使夫前日遠送之徒知有愧焉

陳師道少而好學苦志年十六以文謁曾鞏一見竒之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絶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傅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為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為太學愽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頴州師道髙介有節安貧樂道初游京師踰年未甞一至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覯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顔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

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欲懷金為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於朝亦屬覲延致師道荅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佞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于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常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

去乎且公之見拾葢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冒昧法義闖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拾公又何取焉及惇為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頼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絶席欲參之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有嚮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此

劉恕賜第調鉅鹿主簿和川令發強擿伏一時能吏自以為不及恕為人重意氣急然諾郡守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恕獨恤其妻子如已骨肉又面數轉運使深

文峻詆司馬光編資治通鑑㕥為局僚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寘三司條例𢛆以不習金穀為辭因言天子方屬公大政宜惙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𢛆不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絶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皆是也𢛆奮厲不顧直指其得失無所隱

臣按自古謂周之士貴秦之士賤臣以漢唐宋三代之士觀之蓋東都之士貴於西都趙宋之士貴於李唐矣夫以禮義廉耻謂之四維此士風之所以盛衰而國勢之所以廢興存亡也西京如谷子雲樓君卿之屬徘徊于五侯之門而以得其一飲一食之賜為榮也亦可羞矣又況苯大夫乎東都汝穎之間高處士之節與黨人之禍者比比相屬而不執之臣憚於名義猶逡巡没世以是相比貴

賤可知李唐中葉以後朝士朋比相傾而遊于方鎮者往往艷其金帛之贈因其厚薄往來去就攜其表薦以取科第甚者賦詩獻諛託肺腑顧出死力則有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之句於是乎四維掃地沿及五代五十餘年之間改玉更步如奕棋然士之放利苟合者遂恬不知夫事數姓之為辱也然則趙宋之士其最優乎臣觀富韓范歐之諸鉅公濂洛關閩之諸夫子與夫後先並起之諸

君子其道德勛業文章既卓卓乎其傳諸千百世而不朽矣臣讀文苑傳又可慨焉其士之能自守者固往往而載於是編也至於之二子者其確乎不拔之操又其特哉宋祚之所以弱而後亡者亦士大夫之禮義廉恥有以維之及其既亡而冒白刃蹈海濱死者亦夥矣此非前哲之流風餘澤使之然乎臣故於二子之事著其本末於事長之科以見經之所謂順者在此不在彼也

元李昶以春秋中第釋褐徵事郎孟州温縣丞國兵下河南奉親還鄉里行臺嚴實辟授都事改行軍萬户府知事實卒子忠濟嗣陞昶為經歷居數歲忠濟怠於政事貪佞抵隙而進昶言於忠濟曰比年内外相尚飲宴無度庫藏空虚百姓匱乏若猶循習故常恐或生變惟閤下接納正士黜遠小人去浮華敦樸素損騎從省宴遊雖不能救已然之失尚可以弭未然之禍時朝廷裁抑諸侯法制寖密忠濟縱侈自若昶以親老求解不許

俄以父憂去官杜門教授一時名士若李謙馬紹輩皆出其門

臣按昶後見世祖論治國用兵之要因被寵遇有所訪問知無不言世祖嘗燕處望見李秀才至輙斂容敬禮會嚴忠濟罷其弟忠範代之忠範表請昶師事之特授翰林侍講學士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議官昶條十二事剗除宿弊葢昶雖忠於朝廷而始終周旋於嚴氏父子兄弟之間敦順長之

義者也

呂思誠為國史院檢討官文宗在奎章閣有旨取國史閲之左右舁匱以往院長貳無敢言思誠在末僚獨跪閣下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善惡自古天子無觀閲之者事遂寢

臣按人主不得觀國史記注此歷代相傳之故事院長之所當力爭者長不能爭而末僚爭之使爭而不得又將獲戾而爭之而得其美一歸於長官

此思誠之不爭之於其長而爭之於君固將以身任之而不以累其長也思誠之為景州蓨縣尹其異政不可殫述官至中書左丞三為祭酒一法許衡之舊素以勁拔聞不為世所屈惟然故其順足稱也

于文傳登延祐二年乙科授同知昌國州事長於治劇所至俱有善政自其始至昌國即能柔之以恩信於是海島之民雖頑獷不易治至有剽掠海中若化外然者

亦為之變俗初長官強愎自恣文傳推誠以待之久乃自屈服鹽場官方倚轉運司虐使州民家業破蕩文傳語同列曰吾屬受天子命以牧此民可坐視而弗救之乎乃亟為陳理上官莫能奪民賴以免

臣按文傳長於政事其治行往往為州縣最涖官昌國新發於硎能使長官屈服其所陳理莫之能奪此推誠待人之驗也君子亦誠而已矣

蓋苗登進士第授濟寧路單州判官州多繫囚苗請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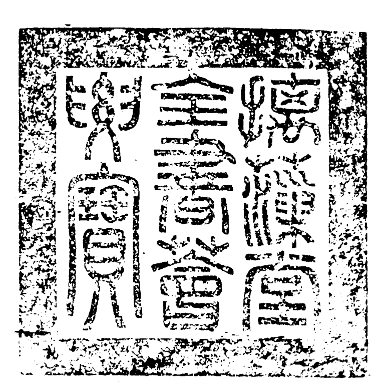
決之知州以為因數已上部使者未報不可決苗曰設使者有問請身任其責知州乃勉從之使者果閲牘而去歲饑白郡府未有以應會他邑亦以告郡府遣苗至戸部以請戸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況不得此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乎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咸獲賑焉有官粟五百石陳腐以借諸民期秋熟還官及秋郡責償甚急部使者將責知州苗曰官粟實苗所貰今民饑不能償苗請代還使者

乃已其責

臣按史稱苗學術淳正性孝友喜施廣置義田以贍宗族平居恂恂謙謹及至遇事張目敢言雖經挫折無所回撓有古遺直之風葢其在單州事有難處皆身任其責以一判官而能得之於州得之於部使者得之於時宰其唯古之遺直乃能為天下之至順哉

以上事長順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五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張曾溶